

# 蘇俄與印尼關係之演變

張均然

## 前言

蘇俄對印尼蘇卡諾政府在經濟上大量援助，在政治上盡力拉攏，兩國交往頻繁，過從甚密。但曾幾何時，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共產黨策動之流產政變後，蘇卡諾政府倒台，蘇哈托代之，採取反共政策，全力消滅印尼共產黨，從此，蘇俄與印尼之關係便一直惡化。

## 一 沙皇政府與印尼的關係

最早的俄國與印尼關係是在一八七三年，這年，阿契蘇丹 (Sultan of Achmed) 派一代表團前往君士坦丁堡尋求土耳其之保護，但未成功。該代表團長轉向沙皇駐鄂圖曼政府 (Porte) 的大使伊納地也夫 (N.P. Ignatiev) 請求俄國之援助。一八七九年，阿契蘇丹又向一艘俄國商船夫沙尼克 (Vsadnik) 的船長提出保護阿契的請求，這艘商船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在檳榔嶼停留幾小時，這個請求被俄國外交部主管亞洲事務的部門所拒絕，其理由為有損俄國與荷蘭的友好關係。一八八九年一月至二月，一艘俄國中巡洋艦維特阿斯號 (The Vitiaz) 訪問阿契，但只是為了考察目的。一九〇四年，阿契前任蘇丹寫信給俄國在新加坡的領事，請求尼古拉二世之庇護，但一如前次之請求，遭到拒絕，因俄國政府完全支持荷蘭。

從一八八五年開始，俄國在印尼之事務由一位在巴達維亞 (Batavia，即現在的雅加達) 的非俄人副領事所經手。在一八九四年才任命一位俄國正式領事，這人的名字為巴古寧 (M.M. Bakunin)。一八九九年，俄國又取消領事，改設副領事，因有限的俄國與印尼貿易皆由第三者轉手，與沙皇政府最初在印尼擴展商業之願望相反。

一八九一年，沙皇政府參謀長杜爾道夫 (P.P. Tyrlov) 向其政府建議，謂俄國太平洋分遣艦隊艦隻應使用荷人在文島 (Pulau Weh, 在蘇門答

臘北端) 所建造之加煤站，而不應以新加坡作為加煤站，但沙皇政府顯然不願官方支持開設在文島之加煤站蘭記公司 (Lange and Co.)，雖然該公司曾向俄國請求。俄國之檔案只提到一艘俄國巡洋艦巴米阿特阿梭娃 (Pamiat Azova) 一九〇〇年曾在文島加煤。然而，雖然沙皇政府沒有興趣，但繼續有人主張在印尼應有一個俄國當局支持之加煤站。一八九五年，荷人耶可普斯多克 (Jacob Stok) 請求俄國政府支持其在拔都島 (Batam Island) 的煤礦，但也遭到俄國海軍部長之反對，因為該煤礦太靠近新加坡。一八九五與一八九六年，巴古寧向俄國外交部堅持應以文島作為加煤站，但當時之外交部長羅斯托夫斯基 (A.B. Lobanov-Rostovskii) 表明俄政府無意在印尼建立一加煤站。一八九八年，巴古寧力求俄國政府同意以巴達維亞作為海軍加煤站，但是同樣沒有成功。俄國海軍在巴達維亞有摩勒公司 (Möller and Co.) 作為供應站，但該公司顯然不供給煤。

一九〇三年，英國當局懷疑俄人在文島之企圖，對荷政府施壓力，保證荷蘭不對外力作任何讓步，亦不許外國控制印尼之加煤站。而荷政府之答覆則謂俄國從未向荷蘭提出如此的建議。

(參照 R. Quested 撰 Russian Interest in Southeast Asia: Outlines and Sources 1803-1970)

## 二 蘇俄與蘇卡諾政府的交往

一九五〇年二月，蘇俄與印尼建交，但印尼政府之親西方派極力阻止印俄互派大使，至一九五四年，由印尼國民黨左派領袖阿里組成內閣後，雙方才互派大使。蘇俄第一任駐印尼大使為楚可夫。

一九五四年夏，印尼的鐵路、醫藥、農業、企業與婦女五個代表團先後訪問蘇俄。

一九五四年八月——九月間，蘇俄參加在雅加達舉行的國際貿易展覽會。會後，蘇俄大使將蘇俄館贈送印尼政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印尼總統蘇卡諾訪問蘇俄。同年八月十二日，印尼與蘇俄在雅加達簽訂第一個貿易協定，九月十五日，雙方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依此協定，蘇俄給予印尼一億美元的貸款，年息百分之二點五，分十二年還清，其中規定貸款中的十五%用來向蘇俄購買海船、築路機器與紡織品。協定又規定，蘇俄幫助印尼勘查煤礦、水力發電、非鐵金屬等資源。

一九五六年九月，蘇俄與印尼簽訂協定，幫助印尼在原子能和放射性物質在醫學的應用上訓練技術人員。

一九五七年五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回訪印尼。

一九五九年一月，蘇俄與印尼簽訂議定書，根據此項議定書，蘇俄協助印尼在加里曼丹（Kalimantan）建立兩造冶金工廠與一造過磷酸鈣（肥料）工廠，建立兩個面積為一萬公頃的機械化種稻設施，及建築一條六六二公里的公路。根據一九五九年七月蘇俄與印尼簽訂之議定書，蘇俄給予印尼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貸款，幫助印尼在安汶建設海洋研究所，在雅加達建設容納十萬觀眾的運動場。

一九六〇年二月，黑魯曉夫訪問印尼，與蘇卡諾簽訂第二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與發展文化關係協定。蘇俄並且答應印尼在峇里（Bali）北部的安汶島（Ambon Island）建造海軍基地。

一九六二年二月，印尼空軍參謀長訪問莫斯科，五月，以外交部長蘇班德里奧為首的印尼政府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六月，蘇俄空軍總司令威爾西尼回訪印尼，七月，米高揚訪問印尼。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蘇俄職工會代表團應印尼職工會之邀請訪問印尼，六—七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以米高揚為首訪問印尼。七月十四—廿一日印尼政府代表團以蘇班德里奧為首訪問莫斯科。九月廿九日至十一月一日，蘇卡諾及隨員國防與安全協調部長、印尼三軍參謀長納蘇辛、國家發展計劃協調部長蘇哈托等訪問蘇俄。

### 三 蘇哈托政府的政策

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尼共產黨之流產政變，使印尼總統蘇卡諾及其親共政權倒台，而由蘇哈托代替。從此，印尼政府為軍人勢力所支配，同時其

蘇俄與印尼關係之演變

權力不斷地增強，維持了領導地位。自一九六八年三月罷免了故總統蘇卡諾後，印尼已走向一個更不受束縛的地位，蘇哈托在政治上已建立了新秩序和新形態。西方國家對印尼與馬來西亞衝突的終結，印尼與共匪的破裂，及印尼重返聯合國表示欣慰。

印尼之對外政策，從極端的修正主義變為更適度地參與東南亞區域合作。在內外方面，印尼皆從空想的冒險主義（adventurism）轉變為追求實際的經濟目標，而其目的在恢復國家；在此方面，西方國家給予印尼援助與投資，而蘇俄亦修訂了印尼欠俄債款之歸還日期。

印尼已實行一個甚具價值的五年經濟計劃，其目標不在工業化的富麗堂皇口號，而在有效地發展農業與林業，更大規模的開採礦藏，與改善交通。外國新投資數目的增加，輸出額的提高，通貨膨脹的下降，都是蘇哈托政府的重大成就。

印尼現在經濟政策的特點是把國有化的外國財產歸還原主與修改了外國投資的法律。由於蘇哈托政府對外國投資採取開放政策，一九七〇年初已有廿四家外國石油公司與印尼卜坦明納石油公司簽訂合約，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義大利、澳洲、法國、巴基斯坦、與印度。

印尼是遠東最大的原油出產地與輸出地，由於麻六甲海峽及蘇門答臘等近海油田的發現，到一九七二年時，每日油產量可望增到一百五十萬桶。一九七〇年一月，每日平均產量為六三四、九〇〇桶。而印尼政府卜坦明納石油專營局局長蘇托不中將預測，一九七三年近海油藏每日總產油量可達二百萬桶。（約為美國產量的五分之一）

安定政局不再是印尼當前的急務，然而由於地形與種族的複雜所造成的種族、地區、與宗教的不滿是根本的問題。這種不滿形成對政府的一種離心力，而印尼中央政府對這種情形則極力容忍，這從一九六九年印尼對西伊里安「自由選擇法案」（Act of Free Choice）的態度可以充分證明。西伊里安是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投票決定，繼續隸屬印尼的。西伊里安原為荷屬西新幾內亞，荷印政權移交給印尼時，西伊里安仍屬荷蘭統治。蘇俄即藉支持西伊里安與印尼合併問題，挑撥印尼與西方國家，尤其是印尼與荷蘭的關係。

印尼政府不准印尼共產黨參與一九七一年七月的大選，且在大選前，全

力緝捕印共潛伏分子。印尼這次大選雖然是以軍事優先，但因參加競選之政黨有九個之多，另加一職業團體，故仍是衝突與紛爭之種子。

印尼的人口接近一億二千萬，人口的增加仍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人口過於集中的爪哇。此外，人才的缺乏是政府發展經濟的一大障礙。

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印尼與共匪互相撤回外交人員後，印匪關係一直處於凍結狀態。受共產黨資助與指使的顛覆與暴動，如在東爪哇與沿沙勞越邊界的加里曼丹，對印尼仍構成一大威脅。

印尼是主張不結盟政策的國家。印尼外長馬力克最近表示，不管國際形勢有何轉變，印尼不會改變既定的外交政策，而影響到本身自主獨立的立場。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當馬力克在莫斯科和蘇俄頭子從事五天的正式會談後，返印尼途中在新加坡停留時說：「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拒絕蘇俄所提建立一項亞洲區域安全體系的建議。」「所有亞洲國家都相信，它們必須自行解決它們的問題。」「亞洲國家決不可參加國際防衛條約，它們也不應訂立它們自己的區域防衛協定。」「這種協定將使我們參加防衛集團而造成一種緊張局勢。」

印尼外長更建議，印度洋中立化。他說：這個地區的國家應保證，不以武力來解決他們之間的任何爭執，以阻止「大國」來至印度洋地區。

印尼雖主張不結盟政策，但同時又捲入區域安全問題。一九六七年，印尼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締結東南亞國家協會，印尼企圖以這一組織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媒介，印尼以為這一地區各國之團結合作可以使其把注意力集中到穩定國內上面，而使印尼免於共產黨顛覆與暴動的主要威脅；再者，印尼欲藉此組織使其在政治上居於東南亞國家的首位。

印尼關心區域安全的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七〇年五月舉行的雅加達會議，以討論高棉危機。這次會議未受到外間的過分注意，但在雅加達却被認為是自一九五五年巴東會議以來外交上最重要的主動，舉行此會議之目的，不僅是企圖重振印尼在國際上的聲勢，且明顯表示其關心區域安全。

在印尼國內，則表示拒絕軍事援助高棉，不願藉此獲得美國之軍援，以補充其破舊的軍事裝備。馬力克曾說：「我們沒有武器給高棉，我們只為他們祈禱。」

由於海上的孤立，印尼不得不注意足於影響其安全的中南半島戰爭的發

展，但它無力影響大局。

#### 四 蘇俄與蘇哈托政府的關係

由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共黨策動的流產政變，使蘇哈托政府對印尼共產黨採取清剿行動，逮捕了大批印共分子，處決了該黨領導人約諾·蘇蒂斯曼和維也納奧馬特諾等，印尼共產黨之中央組織和大部份地下組織被摧毀。亞洲最大的，僅次於共匪，一九六五年黨員人數曾達三百萬的印尼共產黨，實際上被瓦解了。

關於「九、卅事件」的慘敗，蘇俄曾一再為此事指責共匪：「這是毛澤東份子努力在印尼共產黨內，樹立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結果。多年以來，毛澤東及其集團盡一切能事，力圖把自己的冒險主義立場，強加印尼共產黨的領導。正如印尼共產黨人自己指出的那樣，他們之所以遭了這場悲劇，是由於黨領導中的一些人受了毛澤東及其集團的影響，並且盲目的追隨毛澤東集團政治路線的結果……所謂「毛澤東思想」中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關於「武裝鬥爭是使革命勝利的唯一的萬能的道路。」（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六八年元月十日二十時播）

「九、卅事件」後，印尼與蘇俄之關係便一直惡化。印蘇之間的經濟、技術與貿易關係實際上已凍結，兩國貿易量已減至最小，藉蘇俄技術援助的建廠計劃已停止，蘇俄原欲在印尼安汶島建造的海軍基地，也僅止於海底的勘察，印尼政府不再派遣學生或技術人員前往蘇俄研究。

雖然如此，蘇俄對印尼的關係一直甚為微妙，在理論上，採取反共政策並全力以赴清除印尼共產黨的蘇哈托政府，應對莫斯科表示厭惡，但蘇俄却謹慎地不願與印尼發生紛爭。莫斯科對於印尼政府處決印尼共產黨流產政變的首腦人物一事，只採取了溫和的抗議，而不願惡化與印尼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五日，蘇俄貿易代表團曾與印尼在雅加達商談歸還欠俄債款問題與恢復建廠計劃。蘇俄因政變而放棄的幾項建設計劃有：在雅加達以西卅哩井里汶的一座價值三千六百萬美元的鋼鐵廠，在中爪哇芝拉扎的一座價值八百萬美元的肥料廠，與設於印尼東部安汶的海洋學研究所。蘇俄在印尼已完成的唯一設施是雅加達的巨型運動場。——下轉第69頁——

在全世界上保持一個美、匪、俄三角關係相互制衡的僵局；在共產集團內維持一個無中心的局勢。關於前一點，羅共所扮演角色微不足道；關於後一點，正是羅馬尼亞訪問遠東的主要目標。

齊奧塞斯庫曾在北平宣揚，在今天的條件下，「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存在一個中心」。但是，在匪羅聯合公報中，未列入此點，可見共匪不同意這個說法。

在羅與北韓公報上，則說明「國際中心是不必要的」，文字雖然簡略，但語意極為明顯，顯見北韓已同意這一觀點。

羅共這個無中心論與故義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所提出之多中心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多中心就是無中心。這一主張既不合國際共產運動當初的要求，也與俄共意願相背。然而縱觀當今共產集團，任一共黨想建立中心事實上不可能。而羅共之所以提出這一論點，無非提醒一些「共產大國」認清現實，不必再為國際共產領導權鬥爭，而實現羅共所標榜的另一個目標，即：「社會主義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恢復團結，一致「反帝」。

總的說來，在匪俄爭執未了的局面中，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其黨政首腦率領之下訪問亞洲各共產政權並與高棉流亡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對共匪而言，可算是又一回合的勝利；在羅馬尼亞本身而言，這次訪問亞洲的活動掀起了其獨立政策的高潮。

註一：齊奧塞斯庫，「社會主義決定性的勝利是馬列主義的勝利」，「真理報」（莫斯科），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註二：見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消息報」。註三：見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註四：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真理報」第四頁。註五：美聯社（二十三日）布加勒斯特電，「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五日。註六：美聯社（廿五日）布加勒斯特電，英文「中國新聞」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六日。註七：匪「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四日。註八：香港「大公報」。註九：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註十：全前，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註十一：全前。註十二：「論左傾機會主義者的反革命理論」，原載北韓「勞動新聞」，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真理報」轉載。註十三：一九七〇年四月七日匪韓「聯合公報」，公報中北韓正式祝賀匪「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公報見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香港「大公報」。註十

四：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註十五：全前，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註十六：范文同接受 *Le Nouvel Observateur* 訪問談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越「越南通訊社」廣播。註十七：羅越聯合公報，北越「越南通訊社」六月二十日公布。註十八：保加利亞，蘇非亞 *Radot-nichesko Delo* 「勞工事業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註十九：庫倫 *Montsane* 國際俄語廣播，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一日。註二十：布加勒斯特 *Agerpres* 國際英語廣播，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格林威治一九二〇。註二十一：布加勒斯特國內羅語廣播「公報全文」，一九七一年六月廿四日格林威治一九〇〇。

#### ——上接第72頁——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八日俄真理報報導：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七日蘇俄與印尼曾在莫斯科簽訂一項經濟貿易協定。據稱，蘇俄政府原則上同意派遣一個技術代表團前來印尼，研究恢復建造鋼鐵廠與肥料廠問題。該技術代表團原定一九七〇年九月前來印尼，但行期一再延後，據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雅加達安塔拉通訊社報導：蘇俄駐印尼大使伏爾柯夫在與印尼外長馬力克舉行之會議上表示，蘇俄技術代表團將在三月抵雅加達。

關於債款問題，蘇俄不但允許印尼延長七億五千萬美元舊債的歸還日期，在對印尼極為有利的條件下以卅年為期償還，這些債款是蘇卡諾向蘇俄購買武器的舊債；而且答應給予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新援助，作為建設工廠及開發礦山等之用。

至於軍援方面，蘇俄對印尼之軍援，自一九六五年蘇卡諾政府倒台後，實際上已停止，從那時起，蘇俄對印尼之軍援只限於賣給印尼小量以前供應的裝備的零件。

據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雅加達電台對國內廣播的報導，蘇俄政府表示願意在優厚的條件下，賣給印尼海、空軍備用零件，馬力克表示，這項交易是以無信貸分期付款償還，其價值大概在四百萬至五百萬美元之間。

從以上蘇俄與印尼關係之演變來看，俄印關係雖難望如一九六五年以前的和好，但顯然已在改善中。蘇俄念念不忘它以前在印尼所建立的成果，盡力爭取印尼，企圖在這個人口衆多、資源豐富的東南亞最大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地位。